閱史郤視

閱史郄視卷一

鐵輔叢書
蠡縣李塨著

太公告武王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萬世成敗盡此二言矣

伊尹周公德宜有天下者也而居於太甲成王故殷以天子之禮葬伊尹周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非過分也宜也且周公葬成周而天變葬畢而安此可見天道之公不可得如周公之私情也蓋必欲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而不敢以臣子待之者殷后周王之道也道各自盡而已矣據尚書風雷之變在公未歿之時乃居東之日耳故成王迎之今乃以史記爲據云

魯桓公少國人立隱公而奉之後桓長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吁可畏哉君子之心常恕常厚小人之心必險必刻故君子每陰爲小人所害而不知彼見事之有利也則欲以言陷我見我之有怨於人也則嫁我以起釁君子雖立心有準不聽其辭然未必不以彼爲愛我也或以腹心告之矣即不然而未必惡之也即惡之而未必防之也嗟乎禍莫深於此矣我不爲利則彼言者爲利矣我不害人則彼之嫁我者害人矣彼之險刻背居此貪名耶不畏所害之人知而怨之耶勢必反

害我之事而起人之釁以害我故挑我以利者即加我以
悲者也嫁我以害人者即嫁人以害我者也君子如有權
勢必斷除此輩無權則婉詞以謝之細心以防之可也
孟嘗君待客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
居處客去已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眞一時之雄哉曹孟
德詩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三復讀
之有餘味矣
干文定公曰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
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懼其聾於
官也蓋凡人有大器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察者多

不能臨大事故晉文鷙羊曾子種米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前衡在後夫以數數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位而况君人者乎然此爲好事瑣小者言耳若夫用兵者必盡曉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督農者必盡曉農之事而後可以督農至他經濟亦然又不可以不嫻細小爲辭自居於迂疏也

田單過老人涉淄而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

亦王之善也王説鄭小同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入厠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師猶疑而鴆之合觀二事可以知人之私語不當聽人之私書不當啟矣然使貫珠者不以聞對則身必死小同以見對或尚可生亦可以得待奸雄之道矣故爾斯彌不伐樹王羲之臥處大吐其智矣哉

石建奏事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此亦獲君之一法也觀漢文召馮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可以觀矣然職司諫垣者又不可以此爲例

英布奉命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悔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蓋布雄傑暴驁可以富貴邀者也故簡於禮以消其暴驁之氣厚以恩以收其雄傑之心若以此待淮陰則大不可築壇具禮拜於上座又是一番作用知此可知高祖之將將矣可知駕御英雄之道矣

淮陰胯下之辱固少年無識亦必淮陰之驕情銳狀有以致之也夫英怨傲大之氣最足以誤事非閱歷不能平非挫折不能降圯下之履市上之胯其磨礪英雄等耳宜淮陰之既爲楚王而壯之哉然淮陰葅醢卒以傲致之則有

愧於胯下者不倘多歟

班史刑法志曰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漢官儀曰高祖定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易祓曰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駉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

衞侯則皆兵衞也是衞也非南軍守宮之衞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衞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衞是衞也非北軍護京之衞乎此南北軍之制也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蘇軾曰漢出征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則復其初其餘發兵散見於史者有

發關東輕銳士及郡國二百石吏能騎射者從軍有發殊死罪以下從軍後漢宿衛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羽林郎比三百石百一十八人此漢之軍制大畧可考者如此大抵猶有周秦之遺也遷固不知志兵遂使一代戎制無從詳考可慨也哉

漢吏皆言守某治察得其績乃爲眞事亦可法

季孫意如每有所居必葺其牆垣而後行辟宣思省吏職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畧利用而省費郭有道逆旅居停必灑掃而行岳鵬舉宿兵造食臨行令士滌濯其什器故王五公嘗教我小事克勤謂小事皆有次第節奏然後

大事可爲也

漢高擊韓信還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重之厚之如此士眞樂爲死矣

漢高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帀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

然當時不聞供億之缺至於文帝粟紅貫朽後世版圖一歸天子賦租及於錙銖而每憂不足可以觀矣可以思矣所以然者備多而費廣也

周之支費浮於漢以什一三十一見之此中有大得失大機括在焉亦由七國以來殺人多而戶口少

漢宣帝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宋儒非之非也張永嘉繼統不繼嗣之說乃千載不易之定論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為本生父母不問親疏皆齊衰不杖期則雖繼嗣如漢哀帝宋英宗亦當異於諸王致其特尊之典但不可追稱皇耳至光武崛起中興而不追尊

南頓更失之矣張文升曰興獻入廟稱宗而竟居武宗之上則不可也

鼂錯說文帝令民入粟於邊受爵免罪邊食可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則貴粟務農天下安甯上從其言公私皆足此雖非聖王之政若但加以虛爵免其輕罪亦後世蓄積之善術也而今納粟入監以折色則非昔人本意矣近則更成弊藪矣然使用以救荒猶爲有實濟

伍被知淮南謀叛之無幸乃不引退卒與其禍是智而不勇者也

賈長沙勸文帝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謙讓未遑復上疏言諸國皆已强大皇太子所恃者梁王無後惟淮陽代二國耳文帝三子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大比諸侯僅如黒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鄓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此二世之利也言文帝及太子嗣位文帝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卒以禦七國之

變使當時不從誼言不立梁王吳楚直趨洛陽鉦鼓震於長安雖有亞夫勝敗正未可知耳嗚呼行誼之次策猶足以定大難若此則誼不惟漢之鉅儒亦漢之元勳也乃不得與絳灌比功惜哉

平七國之功長沙第一條侯次之

長沙眼界識見高出漢人以上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

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河決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賢哉不亦宜乎而鄭君不名故君尤可嘉焉

李廣素恨霸陵尉辱拜右北平太守請與俱至而斬之上

書自陳謝罪上報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怒形則千里悚
威震則萬物伏夫報忿以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
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武帝御將蕩
佚不規常法皆此類所以北掃南平東漸西被也後人尾
尾文法何當焉

孔光諫輒削草藁有所薦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
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
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不泄如是可以法矣

漢官廩祿皆月給之半錢半穀制誠善也

宋梟患涼州寇暴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

義蓋動諫以爲不急靜難之術徒取笑朝廷果如其言宋明之儒見多與宋梟類陸秀夫於倥傯敗亡之秋猶日進大學衍義與陳敗而講老子梁亡而談苦空不同一可笑也哉

韓信謂漢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者非項王耶爲人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憫人疾病然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耳項王雖伯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强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

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取馬援對隗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荀彧郭嘉謂曹操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

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
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
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
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
美士之忠直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
飢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
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
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
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
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

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合而觀之帝王英雄成敗得失之機瞭然目中矣

光武既息兵革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有一民眞得息肩矣

昆陽之戰勢如壓卵光武謀共拒禦諸將怒各欲分散光武乃笑而起尤來賊攻光武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當此天動地岋之時而談笑應之眞人傑也

諸將策立更始劉伯升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宗室相攻議且稱王以號令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

之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稱帝末晩此千古圖中興者之所當知也明末諸藩惟不此之知也故粵與閩浙自鬬於穴中而王師得以乘其敝

劉秀擊銅馬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若是則韓彭之禍奚至焉

朱鮪降光武封爲扶溝侯夫舉大事者不忌小怨光武所言自是大畧耳然司徒之仇當不反兵而鬬者小云乎哉

孫策別袁術行收兵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戸不樂者不彊大畧哉

蕭望之案劾殺韓延壽馬融代疏殺李固千載有餘恨矣二子烏可稱哉望之眞庸人鄙夫耳本無可稱若扶風者又進退失據者也

孔融才疏意廣高談可玩而誦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自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況所任又多剽輕小才耶

李翼爲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智哉荀氏也人生在世而無同生死之人以之處患難顛沛之秋其寄存幸耳

曹公徵劉睦蔣濟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至亭傳輒謀進見效論之具睦獨臥不言人怪之睦曰對明主非精神不

接精神可學而得乎此言有至理微機非上智不知也及進見曹公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公每和悅腥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公止無所復問腥乃設遠言以動公公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擾坐說也公探見其心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腥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一夜數十至觀古人心腹之得君乃如此彼媟媟婞然者何以爲哉腥所謂遠言蓋舜禹之事耳故以腹心任之也陳壽志不惟畧亦不知經濟不能使一代興亂之機昭然紙上大抵當時曹魏之政傷於苛虐魏畧載郡被書錄寡

婦或有已相配嫁皆錄奪啼泣道路又記他書載將民妻女與士其好者入宮故張悌言其刑煩役重諸葛孔明言陷赤子於豺狼陳羣言天下人民不過文景時一大郡則享國之不永宜哉且待宗族太薄亦大失策也

魏取天下之策得十之三四而守則全無焉晉取諸人之懷耳取守兩無可紀矣然晉祚何延於魏則以其積澤於民較魏猶浮也

吳蜀之和也登壇歃血聲曹氏篡竊之罪告神示民中分天下使士民各知所歸此亦千古偏安者之一大興會也

晉子敬好奇節計天下將亂學擊劍騎射聚少年獵陰相

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生此狂兒後中州擾亂乃命其屬曰淮泗閒非遺種之地惟江東可以避害使細弱在前强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騎追之不敢偪而還周瑜將數百人故過候并求資糧遂指三千斛一囷米與之一見孫權即建鼎足江東兼併荆楚分據帝王之策何其明也及後破曹瞞和關羽借元德地識見高出公瑾輩矣且營壘整肅令行禁止路不拾遺蓋才德俱勝之豪傑也

張溫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孔明以爲敗廢之由然後知華而不實者怨之府也

世說云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外國人爲未洽公因便還過到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外國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外國人皆笑四坐並歡又晉陽秋曰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疏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眞幹濟之宏才也我之剛愎粗疏其必以此爲師而後可或者不免巧言令色之譏耶以丞相下士則可矣非我輩所當學也

觀六朝加九錫及禪授之文語藻規模如出一手惜哉

袁淑嘗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並不知李延壽誌之譏其淺

陋義康固非全材此非其短也帝王卿相之學自有要領不在廣覽博記問也霍光張安世不失爲楨幹沈約沈佺期不失爲邪佞南北史才不逮古人而學識亦愈下矣
桂陽王休範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分遣杜墨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戰勝人之可謂迅雷疾電知所向矣乃以輕信僞降見殺非戰之罪也蕭道成之勝幸耳
胡藩謂劉裕曰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

也嗚呼毅之所長乃幺麼腐儒自求滅亡之具耳乃不以服人乎後車其鑒之

劉道和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亙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相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實近古之人豪哉王崑繩聞予言曰穆之固奇才然非經理天下之大道也君相要務在知人善任使而已事事自爲亦何爲者且因此而有矜才競勝之心則愈僨厥事矣此論固可補

予言之未備也

謝靈運狂妄人耳何足以言學且已仕宋矣而曰龔勝李業然乎哉然乎哉

南史宋齊以後文人武士浪得虛名者皆所謂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之人也其覆敗者十之八九非不幸也

覽王謝諸子弟傳不終篇即知其必敗既而果然乃知放誕風流之習可以敗國可以殺身也而當時皆欽以爲才望國家安得不亂哉嗚呼何鄧之禍至五代而極不惟無三代之英併漢室人物望之如在雲端矣蓋讀史必先得一代大勢方可論古五代之速亡非僅五代之罪也自魏

晉以來習尚氣勢驅迸而前如頽波之東下潰散顛倒所必至也極則必反至唐而變矣

佛教雖自漢明入中華然當時士大夫崇奉之者百無一二至晉惟北朝時信崇之南朝亦尚未聞迄宋齊後而漸盛矣蓋邪教必盛於亂世也

柳元景令軍中日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此亦戰之一道也

梁武臨雍州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

並辦眾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所具每船付二
張亦智矣

南史所載隱逸傳如劉慧斐顧歡輩咸溺佛老比比而是
乃俱以隱逸稱之學衰道廢於斯極矣

陳後主之敗江總孔範諸狎客致之也詩文之無用而且
以亡人國也甚矣

漢史外國傳無信佛者至南北史而外國始多佞佛者矣
乃知治亂之相尋邪正之相勝中外一耳

史有紀傳而無表誌則當時之天文地理兵刑禮樂缺焉
泯焉何以考其治亂乎不可以言史矣

高賀六渾軍士有盜殺驢者應死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戰奔西軍告賀六渾所在西師盡鋭來攻衆潰幾不免此以知軍法言賞不過時罸不踰刻萬世宜遵也

高祥猖狂淫賊近古未之有也眞非人類矣至後主高緯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鬬雞亦號開府一時紆青拖紫者與狗馬仝班亦汗顏哉

梁中宗蕭詧不入於南史以繼梁朝之統乃入於北史以備周附庸之數何哉

李延壽筆削史文多有點金成鐵處爲馬夢禎所標甚多

王尤難通句屢曰某人性好釋學夫佞佛乃由性生也哉

異矣
李崇爲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置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此合鄉兵以弭盜之策也然其妙在四面諸村各伏要路今乃合圍聚守與賊死角非策矣
高洋苻生等傳人不可以不觀觀之則遭亂世而貪位慕祿之心息矣
爾朱榮令侯深討韓樓配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

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禽之榮又言爾朱兆雖勇所將不過三千多則亂此以知人才有長短用者不可一緜紊也

誦讀詩文非聖賢之學也而人君效之更速其敗梁主繹將降魏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或問何意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嗟乎讀書萬卷正當有今日耳且繹並不知文武之道

爲何如者而猥云盡何也周官周禮禮樂兵農可以易亂爲治易危爲安昭昭可行也有教之日讀書而不知爲政者乎有教之敵兵臨城猶口占爲詩君臣倡和者乎徒以書爲文武之道此文武之道所以亡也

隋煬幸榆林內史令元壽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鐘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周法尚曰不然兵亙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宜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姓家口並

任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外出奮擊車爲壁壘重設句陳此外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固乃牢固萬全之策也隋煬曰善誠善也哉

閱史約視卷一終

閱史郄視卷二

蠡縣李塨著

唐高祖以有道伐無道湯武之會也乃聽裴寂殷開山邪說準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自蹈簒逆之罪不學無術莫甚於此

國家有事求助於外兵是飲鴆毒以療惡瘡也唐之中葉借兵回紇土番可鑒已高祖命劉文靖請兵突厥私謂曰彼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聊借之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蓋策在鼓行而西使晉陽無内顧之憂而已又突厥送馬

千匹互市高祖擇善者止市其半將士請以私錢市其餘馬高祖曰彼饒馬而多利其來將不止恐汝不能市此等識見眞英主也

唐太宗曰俗云生日可嘉樂於吾之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而追求侍養永不可得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泣其言甚是至於明皇之千秋節肅宗之地平天成節加以侈大之名非禮也且唐至五代皆命緇黃講經設齋甚者令羣臣赴僧寺齋會其崇邪害治不已甚乎王欽若冊府元龜誕聖一則不記太宗之語而記此等事小人之無識如此生日節於義理毫無所據時俗相沿不可理禁賢者有所不免矣

天下有一法即有一弊惟在權其弊之輕重何如耳周脩封建其亡也以封建漢重郡縣其亡也以郡縣唐有藩鎮其亡也以藩鎮秦宋明去封建輕郡縣無藩鎮其亡也遂以匹夫矣周弱於封建而實延數百年之命於封建漢亡於郡縣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郡縣唐亡於藩鎮而亦延數十年之命於藩鎮固不若秦宋明之一敗塗地蹶然而盡也孔子曰先有司一邑且然況天下乎天下之權必欲總攬於一人究之一人亦不能總攬徒使天下之事善不即賞惡不即誅兵以需而敗機以緩而失政以掣肘而無成平時則簿書雜沓資猾吏上下之手亂時則文移延遲

啟奸雄跳梁之謀而已矣此郡縣之權太輕陳龍川所以
竊歎也宋與金之將亡也乃議封建藩鎮余謂今日者封
建即難驟復而郡縣之權必宜如漢故事使之得專生殺
人使之得操兵柄使之有事直達天子祇數年遣官一巡
視而不復設監司以彈壓之然後郡縣之勢强郡縣之勢
强則朝廷强矣
朝廷者天下之首也天下者朝廷之腹背四肢也世有腹
背四肢疲病而元首康安者乎秦始皇以私智取天下恐
天下之叛也遂削兵壞城誅豪俊坑儒生爲弱天下之謀
而不知其亡也忽焉何者腹背四肢病而元首亦隨之以

亡也嗚呼愚矣道德齊禮則民不忍為逆樂樂利利則民不肯為逆講武練兵即猝有逆者而眾可以拒禦可以削平亦何必鰓鰓焉弱之哉沿而後世唐宋明以文藝取士士坐老於章句閒文且為虛武益不問而士弱矣承平之後不行古田獵之法以時練兵而兵弱矣兵民分而民不知兵而民弱矣宋忌將得士心明中葉以下文尊武卑而將弱矣郡縣之權太輕有事不得專決而官弱矣士弱兵弱民弱將弱官弱而天下俱弱矣朝廷安得而不削亡也哉嗚呼君民一體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曰天下強君孰與不強百姓不強君孰與

强

李衛公言史官鮮克知兵故兵制不傳余覽漢史以至南北朝亘然至唐書乃專誌兵則歐陽諸公之識可謂卓越前人矣王崑繩曰唐書亦第載其制耳兵法之不知自若也

武曌增父在母服韋庶人增出母服盧履冰禇無量力諫其非有大議也夫

封建郡縣柳陸諸人議各不同唐史論云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平論亦至論也

讀魏文貞諫章及病革與太宗涕泣相對之語不禁爲之

泫然淚下不自止云

李納遣使至汴劉元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餽遺皆得其陰謀此所謂干戈起於衽席也

唐自南詔入寇蜀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李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皐招來南詔復嶲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皐啟戎資盜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痍尚新非痛革弊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

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獠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猛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中由是器械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巂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

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
轉卭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遠民
乃安於是二蠻寖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西番維州
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由索
叢領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番之牙
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旣得之卽發兵以守且陳
出師之利牛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
盟德裕終身以爲恨夫唐相自李絳裴度而後可人意者
惟李文饒一人而已乃以黨邪制之惜哉
儉之自下則涓滴儉之自上則邛山開元天寶中宮嬪至

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侈靡可想見矣

劉士安曰善救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名言也

唐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受言之防壅蔽如此貞觀之治所以盛也

平蔡之役非李光顏苦戰疾鬭重致洄曲之兵則李元直不能成夜半之積非李元直示弱招降能速雪夜之入則李光顏亦未必即奏蕩平之功二公者各擅其長以交相

成者也

馬燧字洵美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後卒如其志功成與李晟皆在朝每晏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鼓鐘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二公有濟四海之功其享受也固宜

崔鄲治虢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蒞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惡俗非用威莫能治知變如此可與言政矣

王君廓入朝李道元寓書房元齡君廓素與道元隙發其

書不識草字疑謀已遂反道元坐是流嶲州夫以一書而成大禍如此則凡事體重大與嫌疑當避者皆不可輕用草書亦涉世者所當知也

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古人之防奢戒侈乃如是哉

傅奕一生斥佛集魏晉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請除佛法臨終猶戒子習六經拒妖胡又嘗上疏欲變虐隋制度興作禮樂又請簡省傳書則其抱負經濟不止天文占驗而已也然以高祖之賢不能新典章以太宗之賢且以崇佛法而傅公遂不能究其用矣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

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

則其言固有所憾也夫

蘇定方謂裴行儉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

畀以術後行儉在西陲屢立奇功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

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

欲討之行儉議曰吐番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

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

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定也帝因

詔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爲安西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

晝昏導者迷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

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人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屯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

其主幷言都支已禽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刻石碎葉城以紀功是行也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與班超陳湯先後並烈有非宋明所可及者然後知作天下事必有竅得其竅則功易成行儉能平都支其才也而立波斯王其竅也後之志於功名者亦尋其竅而已裴行儉以爲士先器識後文藝譏王勃等浮躁衒露非享爵祿之器千古名言也

齊澣諫寵王毛仲且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及出餞麻察因道諫語察素奸佻遽言狀明皇怒召澣入曰卿向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貶高州良德丞澣之淺暗固不

足道然亦可見居官涉世如履風波如對敵國出語交人
不可不慎之又慎也孔光不答溫室樹善矣然士必伏處
沈深有素而後當路有成不則平居道聽塗說輕浮淺露
當大任未有不敗者

姚元之初見明皇先設事以堅其意陽不解帝怪之因跪
奏十事范希文初見仁宗問以治道恍恐不知所對退而
上四事二人高下可以見矣

李德昭返唐之功狄梁公之流亞也至於吉頊人固可訾
而以計說張易之兄弟使返中宗更為得敫矣

魏元忠從盩厔江融學兵盡其術後上封事謂今言武者

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夫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其言剴切可爲萬世取人者龜鑑而後人覆轍相尋謂之何哉

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沈旣濟奏議以爲則天當稱后不宜曰上中宗宜稱帝不宜曰廬陵王且則天僭革唐步今以周厠唐列爲帝紀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乃居其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宜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至太后名氏才藝崩葬

日月則入皇后傳乃爲得宜予謂武氏不可入帝紀亦不可入皇后傳別立簒逆傳可也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絶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若勁然蕭輭美可喜李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直道至宰相而喜輭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呼爲小友夫以子壽之賢而好佞吾輩可不悚然哉然佞固不可好而直拒之疏待之必至於有禍丁謂爲寇準拂鬚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釁隙故君子於佞人茍有權則屏諸四夷不則遠之而勿顯拒可也

韓思彥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韓琬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科王翰舉草澤文詞清麗科則唐取士之途亦尚多端矣

王晙上言處降人河曲後必內外表裏為患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其議甚是友人張文升亦謂當遷降於南方柔脆之地窵遠之鄉然必使之漸染華風久而自忘乃爲長策若如今之狃狃尚異其服習其教獷悍難制則又禍端也

蘇定方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部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眾破劇賊張金稱等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中乃仕唐爲匡道府折衝卒成大將此遭時團練鄉村者之榜樣也

唐俗稱舉人爲覓舉覓者自求也賤之也謂時之緝綴小文名曰策學者無實用也今又謂之何哉

宋璟挺挺二張間固自跨厲百代然天下事成於剛直廉峭之人少成於宏襟偉抱之士多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之計於狄文惠答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使非平日

天覆地載賢奸全在駕御間何能使之聽哉後每以天性感動后后悟使人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文惠語廬陵事文惠敷陳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斯言也一 若還太子專爲文惠者一 若太子爲文惠之太子而還之者至誠感人乃能至是千載下讀之猶泣然交頤也蓋誠至則雖行術亦誠也故誠以術而入術以誠而神徒誠而愚不可濟也徒術而譎不可爲也事父母幾諫幾卽術也諫君有五惟諷諫爲上諷卽術也孟子曰仁術其此之謂歟

陸象先政尚仁恕不事鞭扑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

煩耳第證其源何憂不治千古名言也

柳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偉哉斯言卒爲唐名相有以也夫

魯炅守南陽一年至斗米五十千一鼠四百賊不得剽亂江湖張巡守睢陽至殺愛妾以食賊不得剽亂江淮皆扼衝要以成保障唐中興之巨功也

安祿山初反高邈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太原尹楊光翽天下當未有知者何千年亦勸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

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不能用及祿山據洛陽李泌告肅宗謂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留其兩京之路陛下以所徵邊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攻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至則避其鋒去則乘

其弊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走來春命建甯由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此一策者料天下事如在掌中而唐亦不能用天下事其敗於庸人蓋不少也

錢牧齋獨言曰唐之方鎮始於肅宗夾河五十餘州更立迭奪或服或叛遂與唐相終始當安史之後河北已非唐有名爲方鎮實則羈縻元稹所謂五紀四宗容受隱忍豈得已哉李綱於靖康建議以爲唐之藩衞拱衞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援

金人何敢深入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横海軍一道如諸鎭之例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宰執不可建横海一軍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鎭之議寢金自貞祐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爲兵或爲羣盜苗道潤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王擴曰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爲於是除道潤同知順天府軍節度使事遷中都路經畧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道潤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議者以爲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

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於是乃封滄海河間恒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黨東莒爲九公集創殘餓羸之餘以遏方張之敵上黨提孤軍闗府馬武山名以七州北捍者十二年恒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元不能以一口吞河北金僅存而後亡者封建之力也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謀國者制置天下猶奕棋然從房琯之議可以救全局從王擴之議可以收殘局如其不然未有不推枰斂手坐視其全輸者也周之伐紂而歸也放牛歸馬衅甲包戈乃示天下以休息耳其實田賦出兵蒐苗獮狩之法森然舉行何嘗去兵何嘗

一日而忘兵耶唐之蕭俛段文昌者以兩河畧定謀銷兵奏議密詔天下有兵之處每百人一年限八人逃死異哉穆宗之蒔豈銷兵之時哉而逼人以逃限人以死自古亦未有如是之銷兵者也腐儒愚謬之極乃至此耶宜天下之叛亂四起而不可制也

五代之梁晉罪狀比肩而石敬塘得罪天下尤甚契丹册爲皇帝文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眞留千古之笑駡也

閱史郄視卷二終

閱史郄視卷三

蠡縣李塨著

宋藝祖恢閎大畧已與漢高帝唐太宗有閒至太宗則又下矣宜其終身不能混一宇內而成一代闒茸之天下也

太祖紀詔郡國令佐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詣闕下又詔民五千戸舉孝弟彰聞德行純茂者一人奇材異行不拘此限閭里郡國遞審連署以聞仍爲治裝詣闕不專以進士取人也至太宗紀則無聞焉規模之大小此亦一斑也

史官曰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蓋統君臣朝野言

之也至眞宗與契丹和遂欣然大赦天下宋之不競也宜哉

理宗教度宗甚嚴而無救於亂亡者則以講性命事誦讀所教者已失帝王之正學矣（此恐未可厚非當云徒事誦讀耳）

趙保吉之死也國危子弱衆心未定曹瑋請假精兵出其不意禽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眞可乘之機也朝議欲以恩致德明抑而不許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歸延州告其謀時天章閣待制郭勸守延州乃械錮還賊示朝廷不疑之意賊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遂絕宋人迂腐懦弱遂至於此可歎也哉

三代最重田獵所以習武備也太宗不好獵詔除有司行禮外罷近甸游畋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臘日但命諸王畧畋近郊而太祖五坊之職廢宋之孱弱有自來矣

差役郎周之閭胥族師漢之三老亭長也東坡比唐之庸誤矣差役變爲雇役雇役變爲義役蓋由有司貪虐迫之并役包攬勢不得不然也使如周漢之法皆用士人賢才隆以官秩何至若此哉然如今之所謂士人惟解讀書不通世事使之爲之亦未了了是必選舉學校皆復古制而後可也以讀書應事爲兩件則不知所讀何書亦風雲月露之陋而已矣

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

選舉也以高材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而辟召人尤榮之如蔡邕辟司徒橋元府周舉辟司徒李郃府黄瓊五府俱辟陳紀四府並命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仕寶以恩禮請文爲布衣交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任延爲會稽都尉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受延遣功曹奉書記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遂署議曹祭酒此法百世行之可也乃至於隋則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不復辟署唐仕者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時有之其法不一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憑裕之

辟鄭畋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
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
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畧之士者若裴度之
於柏耆杜慆之於辛讜是也劉貢父言唐時諸侯自辟幕
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
官之缺取人之道猶廣宋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
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
長材屈於短馭比比而是迄明季則絕無此矣非科目無
以得官非銓曹無以授職內外官難以獨理皆延請幕賓
然非循登仕版則雖極知其才能亦不能振拔以收其用

法網愈密文墨愈嚴而奇才異能愈漏網而去矣

滕達道微時爲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然則文正固宋室書生之雄也下此者不解矣

宋仁宗詔良民子弟或爲人誘隸軍籍自今兩月內父母訴官者還之此何說也夫古之爲兵者皆於齊民中選其材力出衆者使爲君父捍患禦災所以異而用之非所以困而苦之也漢選六郡良家子及郡國三百石吏爲兵猶有古意故漢兵最强今宋乃詔良民子弟不願爲軍者退

還是以兵為辱也示人以兵之苦也是為兵者必皆不良之民而後可也誰復有樂荷干戈而為君父敵愾者乎至明發罪人充軍是等征戍於流放宜人之惡而避之矣古有出罪人為兵者蓋用其愧恥之心而開以洗滌之路使之踴躍殺敵耳豈因其有罪而置之死地也哉兩朝之兵孱皆士大夫創立法度者學術不明之過也

工虞水火堯舜相傳之治道也神宗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河工役呂公著言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然則禹之四乘自輕耶舜之使禹賤之耶而胡為乎諄諄於治水之功德必以天下讓之耶自此言出

士之徒虛言而無實學者不惟不愧且以自高矣
咸平四年楊億上疏曰國家憂銓擬不允置審官之司慮
議讞或濫設審刑之署恐命令或失建封駁之局臣以為
在於紀綱植立不在於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
即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即審刑之署可
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又言唐
之盛時官奉甚厚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
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今結髮登朝陳力就列
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未嘗有百石之
入不及周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

月奉所及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夫事不責所任而重置官是東坡所謂厖長增立而馬益癯者也官不厚其祿而望以廉是夏竦所謂衣食困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者也億之所陳固後世兩不可解之政也宋太祖卽位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下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使戸增田闢者議賞若風土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豐歲則

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宋制四十二尺爲一工爲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明太祖勸民稼穡樹植之政亦甚詳悉則知帝王開國無不由於農事也豈獨成周而已哉

宋至治平年間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而賦租所不入者十居其七固見宋政之寬大而亦可知繼亂之治墾荒爲第一要政也

東南水利自錢鏐而後南宋濬治甚悉宜其以半壁而禦北方一二百年無脫巾之患也然揚州古稱下下地之肥

瘠豈不以其人哉
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眞宗曰若是將盡廢耕
農矣不許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
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
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
後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今世
之一條鞭曷不思及此哉
徽宗愛書畫修道觀采花石天下繹騷然佛道寺觀骨董
圖畫糜財至鉅爲今時牢不可破之弊不知何時乃一洗
而去之也

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皆行此制范質等憚宋祖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曰如此庶盡稟承之力免妄庸之失坐論禮遂廢庸懦之人眞不可以爲宰相也

宋初西北相抗太祖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洲韓令坤鎭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勳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鎭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鎭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

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軍事皆得便宜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讌賚由是邊臣能養死士爲間諜洞知敵情多致克捷蓋宋帝之雄才大畧者惟藝祖

藝祖亡而天下不能混一矣

許驤父唐值後唐季知契丹將擾邊白其父信曰今國政廢弛狄人乘釁而動掠易之民不即去者必爲所虜信以厚貲不樂他徙唐遂潛賷百金而南未幾石晉果以燕薊賂契丹唐歸路遂絕有識之士遇亂世而不能自遂父子阻越誠可歎也然保其宗嗣累世貴顯不蹈虎穴是則孝之大者矣

孔道輔論王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狄青亦以得士心爲呂景初歐陽修等所論嗟乎選將者將選不得士心之人而用之耶宋人如三尺童子見一魁岸巨人則懾愳號呼不待其怒搏也削也固宜

小之敵大也以奇非奇則情見勢屈立致潰敗大之平小也以正非正則疏虞偶失坐損國威李藥師破突厥馬隆討樹機能皆以正兵是千古最知兵者宋之征元昊正當用此策方軌徐進來則抵戰去勿急追不求奇不爭利直逼其穴彼彈丸之地蟻子之眾烏能當之哉乃一時盈廷聚訟言攻言守毫無一是歐陽修贊王彥章尚悔西事不

用奇用速文人之不知兵乃爾惟楊偕論入陣圖進神撇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王吉用之敗元昊於兎毛川顛得制之之道矣王崑繩曰奇正因敵變化不可方物爲能先定哉予曰然有方者所以用无方无方者乃所以成有方也

太祖太宗既平天下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甲兵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所以盜賊敵國一發則跳梁莫禦良由貽謀之未善也

顏習齋先生曰宋主以將得衆心而竊天下故銷將權去

藩鎮一聞士心服將則懼而銷其位而不知將縮兵弱遂至於積衰而喪亡也悲夫

元昊反張元爲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右騏驥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全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單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

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强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飢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使臣中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宜令邊臣定

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步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青盞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剋及支相生剋亦如之盡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

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耳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彍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閲習時易爲力耳臣以跳蹬弩試皆不能張閲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安有勝理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由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

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衞隊長由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自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爲未可也山界部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戰鬬不及界山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收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旣行使

哃厮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初元請乘驛入對詔令手書上之後多施用又奏邊政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前後左右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鬭銳氣已

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旅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敝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句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鄜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夫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士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雖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才孰賢孰愚攻

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衂而居邊塞者未知何謀使更
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
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
或卽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卽變
胥史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畧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
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
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
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
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
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

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
宣毅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
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
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
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况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
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
賴名掛尺籍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
細十也旣而復請面陳利害不報觀此二疏宋之朝議宋
之兵將靡亂紛糾如在目前其不能制元昊也固宜夫元
昊地小兵寡而以种世衡之計遂殺野利兄弟則其智畧

亦未必大過人乃宋人無具坐恣橫逆深可歎哉

張元謀擊琉璃堡使諜伏敵砦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趨避之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閒何敢元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吁宋人爲小醜所輕笑如此閫之能無汗顏乎

元昊反時一時材勇之士未見有出狄武襄右者爲人愼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無一士敢後先者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儂智高謀一出己賊既平經營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

自以為不如也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武襄曰安知非詐耶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二萬賜交趾為兵費許賊平厚賞之武襄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上奏曰李德政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真大將材也使西事專委此一人而以如張玉种世衡張元者為之偏裨元昊可計日而平也乃宋不　格外用人而徒倚辦於龐籍范仲淹韓

琦諸文臣何能制敵之死命哉

狄武襄之討儂智高也未至廣西鈐轄陳曙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武襄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孫沔余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蓋宋以文弱爲習賞罰悠柔將卒怠玩何以制勝武襄此一著已得平賊之本矣

王德用狄青之流也青在元昊反時名位尙未大著德用則赫然有聞矣乃自請討之而朝廷不許何也

夏國主秉常被纂滕甫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

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何哉

郭諮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才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黑水女直室韋等國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歷之策合衆水於塘泊

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强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砦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仁宗壯其言而不能用夫宋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隅之契丹苟使强將勁兵各劄邊要練卒裕糧用車爲營方軌徐進得地守地得城守城彼兵寡財少日不

得暇其何以支不數年間直抵沙漠易易耳乃朱人視之
如猛虎毒蛇不可嚮邇不則欲決勝負於一朝真不知兵
者也
遼使蕭禧來議疆事神宗詔問羣臣韓琦上言近來朝廷
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
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
麗朝貢契丹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契
丹必謂行將及我二也植榆柳於西山制其蕃騎三也創
團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
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謂如將官之類宜

因而能之以釋其疑噫荆公此數舉頗强人意而魏公乃欲能之耶蓋䰟䰟焉惟懼遼之敗盟而已矣夫遼使之來也宜告之曰論疆界非汝之利也若正封疆燕雲十六州古豈汝有哉遼人特故造事端以震宋人耳宋能自强彼必不敢敗盟也如其敗盟我之訓甲練兵何爲者正當聲罪致討恢復先王疆宇何爲罷我制敵之策而求釋其疑耶每閱靖康時朝臣請用李綱非金人所喜因罷李綱以謝金人輒歎宋人恐懼顛倒至於如此奈何如魏公者乃已先有此種識見矣又何怪於李邦彥之流乎然荆公卒割東西七百里與遼蓋亦不免於震懼矣使神宗安所倚

賴哉

遼之視宋小矣夏益小矣當日情事譬如防風與侏儒持防風畏動侏儒好動防風遂不勝其擾而自困耳若使防風與侏儒一拳一脚或後或先不失節奏則侏儒奉頭抱腹號呼不暇矣尙敢偃彊哉然遼之於宋亦非好動也但以動嚇之而宋人遂倒矣異哉

寇準勸幸澶淵之策所謂相席行令也使在漢唐一將之任耳妥事天子自出哉

神宗銳然有爲積財練兵意在刷恥一時才畧之士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王韶等皆卓然立功戎閒但宋朝一代

氣習安於柔靡羣臣異同動多掣肘故功業遠遜漢唐耳元祐初司馬光無故欲棄河湟幸賴孫路言而止後卒用蘇轍議而不聽游師雄之言棄蘭州米脂等五砦宋人之偏激怯弱不知遠畧乃如此哉今天下如川廣雲貴朝廷不惟不享其賦入而且有屯兵助餉之費然使忽然棄之則自生變故矣烏乎可哉

沈括筆談云范文正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誠哉是言

神宗以陳升之平章事謂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如何

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里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邵雍在天津橋聞杜鵑聲曰天下治地氣自北而南亂地氣自南而北此後南人作相天下多事矣宋有南人不可爲相之論明有浙不入戶閩不入相之規夫天之生才何地蔑有用人者本不必以南北拘但北方風氣剛勁人常厚重南方風氣柔弱俗易輕靡其大概也考廿一史三代而上南方不入中國版圖無論已漢唐時宏功偉業多出北方宋自神宗以前天下治平大任十九北人明太祖仁宗注意北人楊東里王忠肅亦皆言北人可倚賴古人諒有所

見而豈皆偏哉

金以孤軍入汴种師道請邀西師之至待其惰歸殲諸河上李綱誤聽姚平仲之言以爲怯緩使平仲斫營而敗金人長驅上黨种師中上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而不用後黏罕至太原悉破諸縣爲瑣城法困之避暑雲中許翰誤信覘者之言以爲將逼責師中逗撓遂進戰而敗李許豈有心誤國者但以逢掖不知兵動失機宜國事以敗可歎也哉

蘇軾上議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

不可挹此此亦切中當時談學者之病

陸佃受經於王安石及安石行新法數諫諍之不肯依阿至哲宗時修神宗實錄數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觀此則何怪乎蔡卞之請重行刊定也

宋自元祐而後分黨攻擊此進彼退迭改史文則宋史固難以盡信矣

元祐二年召彭汝礪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蓋司馬光德厚而才短志誠而識闇不

能以虛明行之所以卒互激遞變而靡定也

宋史記載甚濫文章甚冗論斷亦無見解非大刪修不可成書也

靖康敵退之後吳敏等秉政有人不管之謠云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砲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河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腐儒之誤國爲天下所傳笑如此

方臘將反召其衆謂曰吾等起事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

可一鼓而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敵聞之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嗚呼郡縣無權簿書繁密往來遲滯爲奸盜所窺何如此治天下者尚不知變計哉

高宗初立李綱請命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傅亮爲河東經畧副使有能全州復郡者如唐方鎮使自爲守以保中原又言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又請暫駐南陽乃還汴都及高宗不用而南又請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以臨之皆石畫也高宗愚弱動輒不用可慨

也哉

岳飛命牛皐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畧東西京汝鄭潁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捷於宛亭捷於渤海廟董先姚政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潁昌淮甯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牛皐及傅選捷於京西捷於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於西京梁興會大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人於垣曲又捷於沁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

高太尉兵於濟源喬握堅復趙州李興捷於河南府捷於永安軍梁興在河北取淮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嗚呼燕雲唾手可取矣以奸臣敗之可恨也哉

李迨具奏曰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於晏所榷多矣諸稟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

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一是冗濫在官不在兵也夫後世官冗權分坐糜廩祿凡職皆然不獨兵官也至有明知其弊而恐庸才候選之人怨望遂不敢議裁何爲也哉

鄧肅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嗚呼此宋明之所以削也

虞允文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眞宰相事也

辛棄疾有宋一代奇偉之士也何物王蔺沮其功業然其初乃歷城人爲耿京掌書記耿京者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者也宋時中原豪傑之大起也有三宋始南渡一也金主亮死二也元人困金三也此種人不惟忠義懍然其才畧必皆有大過人者宋室君臣不能接濟胥以淪亡宋之負中原豪傑甚矣

宋末襄陽人有張惟孝者襄亂後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峩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

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甲舜甲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生平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壘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俟紓一時之難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櫂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

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如此奇人千載下聞之令人悲歌歎想宋以小朝廷不能用之惜哉

余玠言今世冑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我即指之爲麤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宋明氣習皆如此欲不孱而亡得乎朱子曰去同甫事功始可入道范希文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於兵嗚呼天下氣習之靡誰實倡之哉

徽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胡穎至徽之作來謁堂奉毋

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頴甚善其言眞最上理也

朱熹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力著書夫謂聖賢之道寄於經書未嘗不是然遂以註經爲得道統則葉公之畫龍也曷不觀聖門之言道傳一則曰文不在茲乎一則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俱指禮樂法度而言乎曷不竭力於此求之

陳淳往見朱熹陳其所得熹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

者下學之功耳是上達而後下學也毋乃非聖人之學教耶

陳亮蓋世奇才也中興諸論字字石畫乃不惟舉朝迂儒以爲狂怪天亦促其年宋之日頹豈氣數使然耶

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胡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爲盜悉黥爲兵亦一策也

石介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卓識哉

尹源在仁宗時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畧云弱唐者諸侯也旣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其敘兵畧云

唐自中世以來凡有征伐皆假諸侯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禁軍不過為聲援而已故所至有功今患藩鎮之强兵俱萃於京師雖濱塞大郡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事分軍事往往中御此可施於無事時苟外人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至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故唐失於諸侯之不治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有驕兵今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宜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以備戰使內兵為聲援重邊將之任使得專一方之事斯獲近利而亡後患此言切中當

時之弊夫京師兵重固强幹弱枝之意然有事必發京軍遠則不及數則自憊豈善策哉而況以輕將而馭驕兵安能奏指臂之功耶

李全張林等南歸山東已爲宋有大豪傑斡旋之中原可圖也乃以庸才如賈涉許國者駕馭之烏能制虎狼之命哉徒招亂耳

閱史郄視卷三終

蠡縣李塨著

遼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述律氏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夫三代之師誅暴而安民卽漢唐宋之興亦爭城爭野兵相殺戮耳斷不肯殺民也而遼人乃建此策不仁哉然使如周之封建漢之重郡縣處處皆兵人人習戰則此策亦安能行哉孟子曰仁者無敵蓋必仁者而始無術以敵之也

遼累世子孫自相屠戮金太宗子孫爲海陵所殺無噍類

阿魯補以罪殺撻懶以逆圖被殺及其二子兀朮子孫亦爲海陵所誅斡離不二子京文以謀反誅黏罕孫秉德共海陵弑熙宗後海陵忌而殺之遂盡殺黏罕子孫三十餘人皆所謂以殺啟殺也開國君臣何爲而不行仁耶

金南渡後至以二十五人爲謀克四謀克爲猛安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戰者只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而已每下令簽軍民家丁男或盡取無遺號泣盈於道路又盡籍山東河間大名猛安人爲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貞祐時任子爲監當者赴吏部選举執命取爲監軍官元光末備潼關黃河又簽軍自見居官外無文武大小職事

官皆充軍憤慍哀號卒不能行嗟乎弊之潰亂至此得不亡哉

金史曰金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繼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弊政紛紜度支日匱乎此言甚善予嘗謂顏習齋先生曰井田必於開創行之蓋謂斯也

金刷官田與女直其實皆民田也如長城燕子城之類乃秦漢以來名稱民業之不計其年矣盡指以爲官田而奪之可哉

种師道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千里深入而能善其歸者豈知郭藥師降金而從宗望南侵也盡以宋事虛實告之能逆測其不競也乎嗚呼宋以堂堂天下爲叛臣所料如此一時君臣士大夫千載而下有愧顏矣

自古成功之士史但記其得耳其失多不載如吳玠吳璘等敗衂不見於宋史者金史書之兀朮等敗衂不見於金史者宋史書之使非互考安得而知之哉然一勝一負兵家之常爲將終身亦難以處處皆勝也但當論其成耳

宣宗遷汴言者謂河朔受兵羣盜並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時河朔汾晉凶荒饑甚

又禁河南粟麥不許渡河以至山東燕晉萬里榛莽眞斯民之阨運也哉

錢牧齋嚮言曰金南渡之後爲宰執者上下同風以苟安目前爲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敵少退解嚴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用人必擇無鋒鋩輭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近侍諂諛成風每奏四方災異民間病苦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有人曰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臨時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

紀綱安在七斤退謂耶官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乃化而爲弱主誤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矣噫

錢牧齋罽言曰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燕都防患之明驗也梁乾德二年晉王李存勗命周德威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圍涿州降之進克瓦橋關拔順薊州命李嗣源攻山後武儒諸州皆下之德威逼幽州拔平營瀛鄚州遂入燕執劉守光父子以歸此出紫荆攻燕之一

也紫荆關北口浮圖峪為飛狐之地晉都太原故由紫荆出師與眞定定州之軍會於易水既取山後及燕東西諸州則燕京勢孤不能立矣同光三年阿保機入寇敗周德威兵於新州西出居庸關圍幽州唐主遣李嗣源救之遼人遁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進兵至居庸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阿骨打入燕遼太后自古北趨天德此出居庸關攻燕之二也嘉定四年蒙古鐵木眞攻克宣府至懷來敗金兵於五回嶺拔易涿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攻金兵保居庸不能入乃留兵拒守而自以大兵趨紫荆口居庸破之出古北與外兵合蒙古主留兵屯燕城北乃分

軍爲三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於平陽太原之間左軍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中軍與子拖雷破雄鄚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諸郡此出紫荆攻燕之三也宣德即宣府紫荆旁口今五虎嶺即五回嶺元人敗金兵之處西北之山東起醫無閭西接太行其爲要害之關曰紫荆居庸倒馬居庸巖險易守倒馬去燕稍遠紫荆則東於居庸而近於倒馬金人知守居庸不知扼紫荆非失計耶元之分軍也河北山西山東皆被兵數千里之間殺僇殆盡金帛子女畜產皆席卷去長惟以北惟眞定大名

與山東青兖以南尙存燕都終不下責犒師以和出居庸取所虜子女數十萬坑之而去金乘間遷汴元復圍燕都又不下明年乃破燕元兵初抵燕京乃守而不攻三道抄寇者非直貪利蓋以孤燕也諸郡不守燕不攻自破卽遼人剝樹皮之策也嗚呼慘哉

元之信異端也帝師天師倍極尊崇至文宗立皇后詔天下受佛戒於帝師且詈僧者截其舌毆僧者斷其腕事佛之謹如此而揭竿稱首者則白蓮會燒香惑衆言彌勒下生之韓山童也至芝麻李等亦以燒香聚衆而起佛之福利安在哉

元法攻城邑以矢石相加者城下盡屠之其攻燕也三道殺掠復殺所掠去數十萬人於居庸關下使非有耶律楚材之言則眞將悉殺漢人空其地以牧馬乎世祖旣平中原黷武嗜殺終無窮極豈天心之不仁耶抑中原之惡積貫盈而假手於元耶

元世祖嗜殺黷貨謗聖輕儒崇佛道任奸回穢政種種史多諱而不書葢佞史也王禕等漫無訂正何以示信於後哉

憲宗在蜀郝經上議曰國家開統以來垂五十年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

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嗟乎漢五年而成帝業唐六年而平四海元自起兵以至滅宋七十餘年無日不肆屠殺慘哉此時之乾坤氣象奚似耶郝經曰并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可謂知兵者矣

元世祖總統東師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郝經獻議曰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甸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何江

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掎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帶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亙蹈跨長淮鄰我强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

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全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運以歲月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如是則未來之勢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其後南下多用經筞此後世守江攻江者之大榜樣也然宋之奏議不能密秘爲敵國所得遂倒其柄而擊之亦後車之鑒哉

元漕東西以供燕京運河溢澁轉輸靡費用朱清張瑄議建海漕初年四萬六千餘石後乃至三百萬終元之世賴之至正之季徵海運於江淛張士誠輸粟方谷真具舟輸十一萬石於京師歲以爲常其後淛運不至陳有定自閩

輸數十萬京師民始再活明初海陸兼運既而濬元會通河遂罷海運萬歷中運河漸梗王宗沐建議曰唐都秦右據岷涼左通陝渭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泗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無閭以爲城南有大海以爲池天造地設山環水衞而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置海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呼萬艘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邱濬之諄復者不可不慮也富人之造宅也旁啟門焉中堂有客則肴核可自旁入也憂河之梗而又難於通

海則計將安出哉

說郛云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則登禹分九州時民戶（册府元龜戶字作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册府元龜無此句）周公相成王時民戶（册府元龜戶字作口）一千三百七十一（册府元龜無一字）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册府元龜作三十二）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册府元龜無此句）春秋時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七千册府元龜作一千九百三十三人）漢平帝時（册府元龜作元帝）民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册府元龜無六十二三字）民口五千（五千册府元龜作一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

極盛也光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冊府元龜無九千二字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戶一千六百七十萬七十萬冊府元龜作七萬七千九百六民口五千六萬六萬冊府元龜作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平吳天下戶冊府元龜多二千二字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至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冊府元龜無九百二字五十六至唐永徽中戶三百八十萬天寶中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

九冊府元龜作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冊府元龜作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此唐之極盛也至大歷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今最耗者宋太祖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眞宗時戶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宋史眞宗大中祥符七年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宋史作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

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戶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明自洪武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明制軍匠等戶不分析民戶之入籍者十漏五六不知漢唐時又何如也張文升曰通覲歷代雖處極盛口不滿六千萬以下農夫計之不過千萬家耳而天下之田以方里而九頃計之千里即九百萬頃矣縱除山川城邑約可得五百萬頃禹貢云天下之爲千里者九何分田制祿之不可行乎然今天下常苦人多而田少者必荒蕪者多也獨不覲之雍豫齊蜀乎可

慨也夫但歷代戶口之數未必甚淸嗚呼安得天下之戶口土田眞淸册而籌之也

史記一代政事之治亂人才之消長爲後世鑒耳廿一史之無關係而可削者甚多至宋以後更爲繁雜如元史志表列傳瑣卑冗濫何其漫無所裁耶聖人刪詩書而況後世之文與事哉可刪者多矣

閱史郄視卷四終

閱史郄視續一卷

蠡縣李塨著

明太祖謂羣臣曰朕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非[illegible]侈者溺剽賊者鬬朕始有救民之心當時張士誠恃財陳友諒恃兵朕獨無恃恃不殺人布信義守勤儉而已又恃卿等同心共濟其時二寇相持人有言士誠切近勸朕先擊之擊友諒士誠必乘後朕謂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擊友諒士誠必不能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矣此朕所以取二寇之先後也二寇既除或勸朕盪平羣盜乃取元都或欲直趨元都兼取隴蜀皆未合朕意夫先聲既震幽薊

自傾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且朕親至大梁止潼關之兵者張思道李思齊擴廓帖木兒三人皆百戰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行元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絶勢窮以故不勞而克然擴廓帖木兒猶能力戰相拒嚮令未平元都先與角力彼人望未絶勝負未可知矣明祖料敵之明如此而能禁殺掠用賢才此所以布衣崛起直繼漢高而稱英主也

太祖諭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有館卒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兵有乎皆安在將舉佩囊片紙指名曰在此矣及天下亂以農夫市人戰汝等娛樂不練士有急

安使元兵最强而將亡時乃亦如此有國家者練兵可不急哉

太祖御製資世通訓曰士不識時務者聽世俗之諛譽咬文嚼字以妨後學詢及行事茫然矣徒高談而闊論若是則君安用之夫太祖之論士是矣乃卒以帖括取士非咬文嚼字而何何乃自背其言也

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恆以給繇見上問民間所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學官卽勤教豈有不與人接者朔望休暇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情世務當亦談及夫其所學皆聖賢之道固將用之君雖不問猶且陳

焉概云不知何者爲教何以用之將來其竄之極邊榜諭於天下攷自洪武二年令天下皆立學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夫六藝之學正在民情世務用功非僅習其文也吳張二人概云不知其見罪也宜哉但太祖言朔望節序民情世務亦當談及是終以誦讀爲正學而經濟爲兼學也亦明昧參半矣蓋太祖本可與言聖賢之學但爲前人詞章所涸而當時無明聖道之儒者以告之所以志興實學而不能就遂使一代學教終不出文墨故轍也可慨也夫

太祖定金陵後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

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太祖此法甚善不惟開創當行守成亦當行之今之鄉兵亦此法之餘意也

山西訓導葉居升上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三事切中洪武開國之病乃不見用而反逮問死獄中何哉夫以太祖之英明而獨不能虛心受諫甚可惜也

解大紳洪武中大庖西上封事云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甚屬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顏習齋先生嘗言治歷本以敬授民時今與民時國政無與矣呂氏月令或古歷什一之存者意正與紳論同

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方孝孺書事詩曰風輭彤庭尙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嗚呼以太祖

之英武一傳而爲讀書論文之君臣矣至所謂討論周官法度者方且拘文牽義更張於瑣屑之務而所謂大經大畧者不知也然則永樂豈能亡之哉自亡耳

永樂以臣簒君罪無可逭然實天開英武繼太祖以定一代國運不然如建文君臣迂腐之行不一二世而即削弱靡潰矣欲三百年金甌天下得乎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覺羣臣助我也或快意行事退思方悔外間已進言人主省過受諫如此幾於聖賢矣

洪熙宣德之治也以三楊天順之治也以李賢王翱馬昂宏治之治也以劉健劉大夏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豈不信哉

正統初張太皇太后一日坐便殿召張輔三楊入怒責王振罪女官刃加頸已而釋之乃三楊不能乘此時明太祖制度竄逐殛戮卒致土木之變而一代閹寺弄權始於此矣夫大臣於國家事成敗禍福必宜爲百世之計而以身任之豈可浮沉其間而貽昔人遵養時晦之譏哉韓琦之處任守忠善矣

李夢陽曰夏蹇經綸悃愊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邱居則

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蓄帷幄倖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宏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存罔暴義存矯直亦運數然也觀北地此言宏治以前大臣氣象歷歷可想至正德而後替矣

劉文靖傳曰宏治以前士攻舉業仕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間有之衆皆慕說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興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

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强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兼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夫明之初也三物之學士雖失於初服而入仕以後精法律勤職事猶然實業也至宏治而後士競以文墨相高分門別戸評古彈今甚至棄職掌而專事浮靡而國事日壞淪胥以亡矣東陽輩爲得辭其責哉劉文靖所見蓋加於諸公一等矣嗟乎此明代盛衰之一大關也

正德時崔銑與羅玘論一時大臣孰堪內閣玘曰能割頸

者斯可矣銑曰孰當之玘曰若求其次其傅邦瑞乎夫宰
臣以休休有容爲主不專以剛烈見長也崔羅二公之言
蓋慨正德朝宰執多依違䓁小國政濁亂故思生死不渝
者以主持之所謂救時之論也
王陽明寄楊邃庵書曰身任天下之禍者然後能攬天下
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而君子之致權也
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
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
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
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

爲之後以先之此書乃陽明一生之作用也

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天下事慮之在詳行之在力謀之在衆斷之在獨今朝廷之間一事也而甲是乙非一人也而朝由暮跖前後毀譽自爲矛盾臣謂無全利無全害者事之形有所長有所短者人之才權衡斟酌委任責成者君之道今也未熟計而以人言行終也靡定持又以人言罷加以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蜚語流傳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覩語云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審事於初既行以斷愼人於始既任以專一切章奏敕部院衙門務從明

簡以仰體省事尙實之意是謂省議論比者上下姑息百
事委徇摸棱而曰調停遷就而曰善處驟然振之必將曰
此拂人之情務爲操切者也夫徇情順情名同實異振作
操切事近用殊伏祈皇上握憲貞度不執乎私情毋紛於
浮議是謂振紀綱邇者天子號令槪從怠玩伏望敕下部
院諸臣奉旨事務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其了然易見不
用撫按議處者便據理剖分有合行議勘問奏者酌緩急
遠近嚴與爲期註銷稽久以違制論是爲重詔令也稱
人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人事不必更考其成僨事之時又
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以無用見譏大言無當以虛聲

叨譽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事而思出位建白條陳累牘連篇覈其本業名實茫然臣願敕下吏部用舍進退一準功實是謂覈名實皇上即位元年鐲賦一半國用邊費遂見蕭然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切權宜之計民災傷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不支臣謂民貧財盡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當一切停罷仍敕吏部慎選良牧上考必其端潔慈祥者雖有才局止與中考貪污顯著者令所坐贓輸邊自納以爲固圉一助又令風俗侈靡服舍無限豪强兼并賦役不均奸徒欺公侵損冒破錢穀漫無稽實吏胥因而滋奸此皆耗財妨政之

大者若敕下戶部講求隄防之術何必索之勞苦之民自傷國家之元氣乎是爲固邦本今事可慮者莫重邊兵不患少也患弱若按籍征求清查影占募補訓練何患無兵食不患不足也患耗損無用不急之費幷其財力以撫戰士何患無財將不患不得人也患無以鼓舞之懸之重賞寬以文法何患無將至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守墩堡令民耕收時簡精銳擣其空虛則目前之計也是爲飭武備江陵作用大畧見於此疏眞救時之相也然明季衰敗之故觀此疏所陳弊端亦可想而知矣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

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又云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又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明自萬厯以後朝中氣象酷似此而殆甚焉文墨之士自以爲是自以爲忠負氣而爭鼓舌而辯呼朋引類號呼喧閙各不相下使聽之者迷當之者瞶而國是因之日亂矣至今世呼生員曰雀嘴叉諺曰秀才造反三年不勦謂其聚聒而無實用也前哲云愚儒譾訹多誦古先之書蓋書生之好浮議自古以爲歎矣

吳寛當時號吳痘子世人多傳其迂腐事今人概以書痘子指目讀書之士蓋徒誦讀而不通世務誠爲世所詬病

九冊府元龜作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冊府元龜作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此唐之極盛也至大歷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今最耗者宋太祖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眞宗時戶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宋史眞宗大中祥符七年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宋史作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

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戶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明自洪武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明制軍匠等戶不分析民戶之入籍者十漏五六不知漢唐時又何如也張文升曰通觀歷代雖處極盛口不滿六千萬以下農夫計之不過千萬家耳而天下之田以方里而九頃計之千里即九百萬頃矣縱除山川城邑約可得五百萬頃禹貢云天下之爲千里者九何分田制祿之不可行乎然今天下常苦人多而田少者必荒蕪者多也獨不觀之雍豫齊蜀乎可

慨也夫但歷代戸口之數未必甚清嗚呼安得天下之戸
口土田眞清册而籌之也
史記一代政事之治亂人才之消長爲後世鑒耳廿一史
之無關係而可削者甚多至宋以後更爲繁雜如元史志
表列傳瑣卑冗濫何其漫無所裁耶聖人刪詩書而況後
世之文與事哉可刪者多矣

閱史郄視卷四終

何喬遠名山藏曰承平日久士大夫談兵事所以弱皆曰將非人也士弗厲也器弗精也私門役使之也朝廷以供土木之役也而非其本也夫今日之武將非賄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必厚賂遺酬謝焉抑而不敢聲若無口者也甲冑弱於縷綉鞊鞈脆於屨絇而將氣已喪也夫以是得居其官也而又欲肥其家也舍士卒之外何人可朘削士飢寒也老弱也而後法不行矣法不行則技不精勇伍不充實武吏不得而振之文吏亦安得而問之也予平居聞督撫叱嗜武將者十六七猶云時平自忘棄至於國家有事猶然軍事之成敗疆土之存亡不實其念也嗚呼

弊乃至此乎甚矣文武之不可分也

明初令商輸粟於邊官給鹽與引貨買以酬其勞名曰開中商賈自出財力招游民就塞下墾荒種藝自為保伍塞下之人其勤者亦力耕歲收以待貿易邊備充足至宏治中戶部尚書葉淇奏請折色而邊儲大困矣無識之人壞朝廷事如此

明初令民養種馬課駒後民苦之萬歷初張江陵當國盡賣種馬納價太僕太僕出價買騸馬而寄養於馬戶一時馬價充物而論者以為變祖宗法萬一有警調發必闕夫民間養馬不論如何行之皆不甚便古人騋牝三千思馬

斯膩之詠悉官養之周之非孑唐之王毛仲非明徵乎若
於邉荒置牧塲而以官領其事歲課孳息復佐以蕃人易
茶之馬國何憂無馬而亦何必寄養於民乎且也復三物
取士之法而以騎射當古之御則士之養馬者多矣寓兵
於農則民之養馬者多矣此又不求天下之馬蕃庶而馬
自蕃庶之道也中國亦何至鰓鰓焉以馬少爲虞哉
錦衣衛鎭撫司專主詰問奉旨對簿之人兼得緝訪輦轂
下奸私名曰天子詔獄歲上功兵部捕獲多者爲右職至
有起身小校超階勳臣是以每每陰陽上意影響人罪以
邀爵秩囚不勝搒錄延喘甘承且訪捕所及家貲若洗甚

至并其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京師被訪之家稱爲刻言若剗刮無餘然者威挾於近貴也夫刑獄有司寇專之矣又有三法司會審矣鎮撫司胡爲者哉眞弊政也明之廷杖甚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賢人君子必多高蹈而不仕者矣

聞史邠觀續終

閱史郄視五卷吾宗蠡吾恕谷先生則古昔經世務之所爲作也其於諸史中衆人囂囂置論不休者都不濫及而獨措思於其要者切者若兵農諸大政尤三致意焉其憂深其識遠其旨約其言文有天下者舉斯編而措之以比隆前古之盛有餘裕矣自來汗牛充棟羣言滿家無足復陳也石門吳先生亟稱以爲有用之學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矣愚受讀浹旬洋洋乎涉之而見其廣且深津津乎味之而覺其多且旨也敬識簡端以勸當世之得讀是書者德州愚弟孫勷敬書

跋

余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粗迹高語文章則必以綜理爲瑣務自古及今宇宙河決魚爛皆坐此病今讀恕谷先生所著閱史郄視五卷實獲我心苟欲澄敘官方振興士類以此書爲正鵠可也石門弟吳涵謹